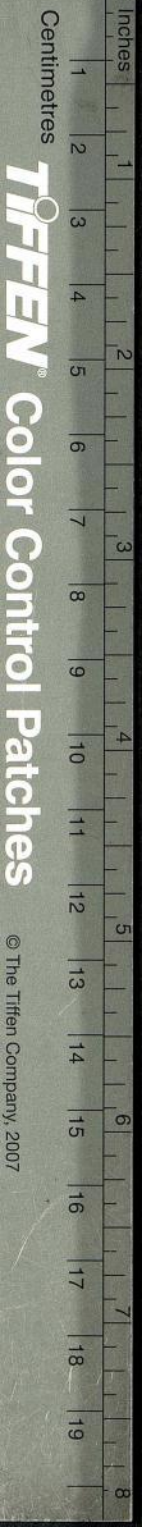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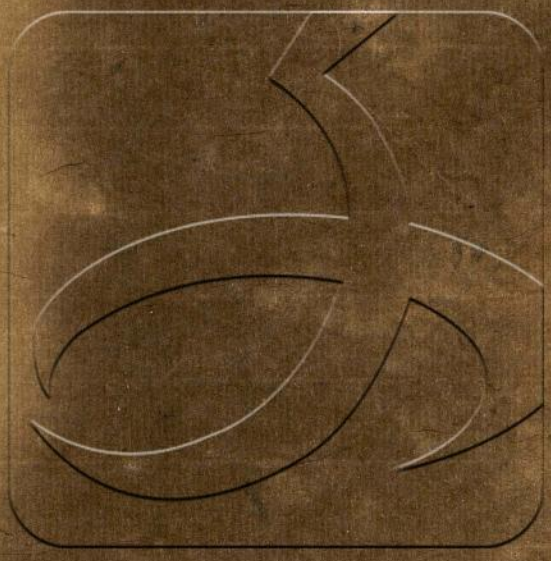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554



漢城集卷之十六

宋眉山蘇轍子山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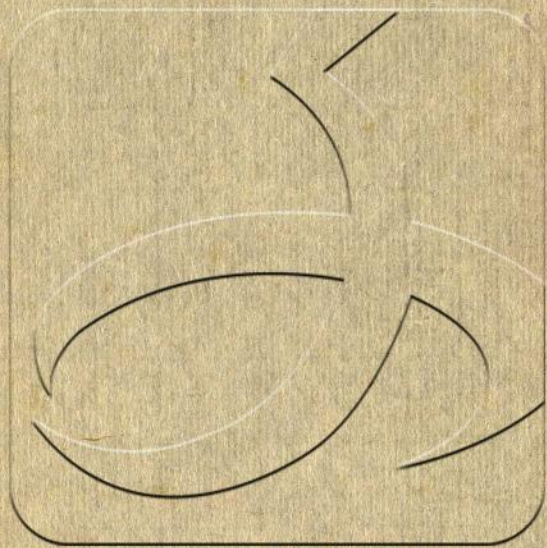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戲別

送君守山陽羨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羨君江上居
憐君喜爲吏臨行不欲歔紛紛出歌舞綠髮照瓊梳
歸鞍踏涼月倒盡清樽餘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
齒疎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塵土生空渠
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腳嫗何煩短轅車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全校



君船繫東橋茲行尚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歟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所願百里程馬心自為計安用終日行何人志四方
欲買千金輕吾弟有雋才見事心眼明二年坐北部萬口傳佳聲
談笑頑狡伏何曾用敲榜艱難得銅虎洗眼長淮清民事不足為
但當食魚烹肉重貴餘力過飽多傷生不見大路馬垂頭畏繫纓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君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跡片月墮我前黑氛剝盡
朝日妍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緣至

哉道師言三然既已得之戒不傳知我此心未虧騫指我嬰兒藏

谷淵言未絕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絲捷下巔崖
試深谷牽人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風日黃金絡頭依圍人俛
聽北風懷所歷

送葆光蹇師遊廬山

建城市中有狂人縱酒罵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逡巡頭蓬面垢
氣甚真截河引水登崑崙下洗尺宅骨髓勻告我入室要自門仙

翁道師豈遺君 歸來插足九陌塵 獨遊凝祥芳草春 蕭然孤鶴鳴
鷄羣子欲不死 存谷神海山微 明朝白暎丹成 寄子勿妄云出入
無朕窮無垠 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沒浮犀 牛波濤掀天谷爲洲 江寒水落驚霜秋 危根瘦節
鳴寒流脆朽吹 去誰鑄鏤連峯疊嶂立 僿僿吾家此山不易得十
年棄置空自尤 猿號鶴淚豈無意 委蛇怪我懷羔裘 西歸父老拍
手笑笑憶翁子 躬薪樵去時三山今有五 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覈 吐去願一官 躬耕遇斂穫 不知以爲歡 謂言一飛翔
要勝終屈蟠 朝廷未遑入 江海失所安 多憂變華髮 照影慙雙鸞
恩從萬里歸 獨喜大節完 日食太倉米 篋中有餘糲 奇窮不當爾
自信處此難 長女聞婦居 將食淚滴槃 老妻飽憂患 悲吒摧心肝
西飛問黃鵠 誰當救飢寒 二子憐我老 輦致心一寬 別久得會合
喜極成辛酸 忽聞倚門望 有書驚歲闌 深情見緩急 欲報非琅玕
勸爾勤孝友 慎母慕衣冠 淵渟自成井 放瀉當生瀾 豈有白雪駒
舉足無和鑿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橫卷三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
光益益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衍吟坐詠皆自見飄然不作世
俗詞高情不盡落縑素連峯絕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鳴囊
玉軸酬不訾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氈淨几讀文
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光淋漓手中五
尺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止筠穎此心通達無不之
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
疑不癡桓公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衰遲

憐君將帥雖有種多君智慧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駭丹青妙絕
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亂目況乃旨酒長傷脾手狂但可時弄筆口
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任池館幅巾靜坐空書帷偶從禪老得
真趣此身不足非財訾世間翻覆岸爲谷猛獸相食虎與羆遊將
得意比春夢獨取妙語傳清詩眼看宮釀瀉酥酪未與村酒分醇
滴解鞍駿馬空伏櫪寄書黃狗閑生釐江山平日偶有得不自圖
寫渾忘之臨窗展卷聊自適盤礴豈復冠裳羈欲乘漁艇發吾興
願八野寺嗟兒癡行纏布襪雖已具山中父老應嫌遲

我昔得罪遷南夷性命頃刻存篙師風吹波蕩到官舍號呼誰復

相聞知小園畜蟻防橘蠹

橘性甘多蠹南
食蠹雖鄰家柯

人畜蟻於園中蟻緣木
葉相接而蟻不相過亦

一異 空庭養蜂收蜜脾讀書一生空自笑 賣鹽竟日那復詞城中
耳 清溪可濯漱城上連峯堪幕帷千千薄俸聊足用魚多米賤憂無
訾東坡居士最岑寂岌然深藜見狐無坐 隔止鵬偶成賦槃中食
暮時作詩憐君富貴可炙手一時出走羞 啜醜澤傍憔悴凡幾歲
胸中芥蒂無一釐江山別來今久矣不獨 能言能畫之同朝執手
不容久笑我野馬方受羈袖中短卷墨猶 濕傍人笑指吾儕癡方
求農圃救貧病它年未用譏樊遲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銅環玉鎖閉空堂腕脫初驚筆札忙紅燭遙憐風雪暗黃封微瀉

桂椒香光明坐覺幽陰破溫暖深知覆青長明日白麻傳好語
聲微繞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鈞三絕

白髮熙寧老諍 臣凜然心膽大於身吾儕坐看鴻唐去誰起雲中
廢棄人

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土牛毋謂徐公不堪用諸人自與
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乘驄按部凜生寒忽逢太守能相下俱是從來
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飛雪紛紛落花絮徑走城東求故人馬蹄旋沒
無尋處翰林詞人呼巨源笑談通夜倒清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
臥吉祥朝日暎相逢卻說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飛雲似
昔時許君一醉那須起蘭亭俛仰迹已陳黃公酒壚愁殺人君知
聚散翻覆手莫作吳楚乘朱輪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寒灰誰遣強吹然南遷不折知非妄未老求閒
愈覺賢屢出詩出新管籥偶開畫卷小山川簿書填委慙君甚撥
去歸來粗了眠

王子難龍圖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遺芳畱得眾孫賢俊科蚤與寒儒競禁從終償
白髮年輦路聯鑣驚往事圃田回首泣新阡舊聞推歷知天命看
熟黃梁定洒然

次韻李彥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二首

小床臥客笑元龍彈鋏無與下舍中五馬不辭分後乘輕裘可許
敝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同遙想據鞍橫槩處新
詩一一建安風

呂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共恨經綸晚纔收老病餘寡言知德勝
善應本中虛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其二

將相家聲近勲名晚歲隆給扶安舊德賜府壓羣公不見彌縫迹
空推翼戴功山公舊多可寒士泣清風

其三

罷郡來清潁微官憶宛丘頽垣那可住隱几若將休復起民欣願
全歸天不畱世間反覆手有德竟無憂

公罷潁川退居於陳轍
為陳學官時請見焉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見奇初或笑
要極未應非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其二

賦傳長嘯久書奏鏘鐘新共歎文章手終為禮樂人遺風滿臺閣
好語落簪紳欲取袞雄比終非骨鯁臣

其三

劔外東來日城西郤住年高齋畱寓宿旅食正蕭然語愜聞投石
詩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淚一洒葉墳前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年何敏銳才氣伏諸生展卷五行不揮毫萬字傾百年殊未艾
一病竟無成誰謂從夫子同開鬱鬱城

其二

季子尤高爽顏家早哭回白頭生便爾黃壤遽相催舊草誰收拾
新松剩插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尚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兼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大府寧居久
名邦賜沐雄共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其二

早歲參戎幙開門對粉牆初聞寡兄弟共羨好姑章一別飛騰速
全歸福祿長遺芳在子舍它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

弁叙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泚著錄者十六處自西
而東凡數里巖嶠隱見泉源相屬山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
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濛鵲源以其不
可緒見也故特著於後子瞻既為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十
章以繼摩詰朝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淥淨中微吟作
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
皆禪如何一丸墨舒卷化山川

華巖堂

佛口如瀾翻初無一
正定畫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雲薌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
雲熟不待見新春西風薌自足

發真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
游人得所息真意方澹然

薌茅館

山居少華麗牽茅結淨屋
此間不受塵幽人亦新沐

瓔珞巖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寶網
水作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
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風雷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嘗違
溪山亦何有永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逡巡就搖落一見洞中天真知世間惡

澄元谷

石門日不下潭鏡月長臨細細溪風渡相看識此心

雨花巖

巖花不可攀翔藥久未墮忽下幽人前知子觀空坐

泠泠谷

層崖落飛泉微風泛喬木坐遣谷中人家家有琴篴

玉龍峽

白龍晝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觀音巖

倚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木得

垂雲泚

未見垂雲泚其如歸興何路窮雙足熱爲我洗盤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肴蔬取行簾粗飽有遺味

寶華巖

團團寶華巖重重蔭珍木歸來得商鼎試鬻溪邊綠

陳彭潔

蒼壁立精鐵縣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鵲源

溪深龜魚驕石瘦椿楠勁借子木蘭船寬我芒鞋病

四詩皆記伯時所畫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黃馬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攜九日嘗英少一枝心自覺春同斗粟

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亦涼千里使胡須百日斲

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還君橫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屋還當溪口

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

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朔雪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狐巾擁爐代北隨飛鴈頓足江東

有臥麟欺酒壺冰將送臘照溪梅萼定先春漢家五餌今方驗更

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蓋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蛇志益深功名入圖史

文字刻璆琳有助知由內騶虞欲重吟

其二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宜晚歲仍聞道
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一首

之人雖蚤病對客每清言信疾爲累要稱學有原籟籛視名器
果蕪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其二

仲氏氣無前爲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篇純餘要經雪
驕驪行著鞭淒涼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夷何嘗烽火報驚危擁爐絕漠聞嘉語緩帶臨邊
出好詩約我一樽迎嗣歲待君三館已多時從今無事唯須飲文
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早年拭目看成賦近日收心
聞琢詩古錦屢開新得句敝貂方競苦寒時南還欲向春風飲寒
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
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遙知國計長
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蟹經霜
使君約我南來飲人

日河橋柳正黃

生辰使例以人日還至雄州

城裏都無一寸閑城頭野水四汗漫
與君但對湖光飲久病偏須酒令寬
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畧走珠槃
應存父老猶能說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趙侍郎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
駢馬貂裘寒自暖連牀龜息夜無聲
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
行役雖勞思慮少會看梨棗及春生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獨臥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
縈纏心游幽闕鳥飛處身在中原
山盡邊梁市朝何塵滿馬蜀江春近水
浮天枉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右趙侍郎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久離羣
及春煮菜過邊郡賜火煎茶約細君
日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
明朝對飲思鄉嶺夷

漢封疆自此分

右二副使

絕句二首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
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
晴寒不及陰寒重，攬篋猶存未著貂。

過楊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避血痕。
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
馳驅本爲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彤聊足慰中魂。

燕山

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
首銜西山麓，尾掛東海岸。
中開哆箕畢，末路牽一線。
卻顧沙漠平，南來獨飛鴈。
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
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旦。
次稱望諸君，術畧亞狐管。
子丹號無策，亦數游俠冠。
割棄何人斯，腥臊久不澣。
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
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踐。
區區用戎索，久爾縻郡縣。
從來帝王師，要在侮亡亂。
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
中原但常治，敵勢要自變。

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偶以微恙乘駝車而行戲贈二絕句

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駝借與兩輪紅
它年出塞三千騎臥畫鞦韆車
也要公

高屋寬箱虎豹裯相逢燕市不相親
忽聞中有京華語驚喜開簾
笑殺人

會仙館二絕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
胡人置酒雷連客頗識峯巒
是勝遊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
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
已失身

出山

燕強不過古北關連山漸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駢車
依水泉橐駝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
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
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獲世爲客賦役稀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
丹橫目視漢使心淒然石塘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平仰頭
呼天問何罪自恨遠祖從祿山
此皆燕人語也

奚君

宅在中京南

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不知臣僕賤
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

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

孤城千室閉重闔蒼莽平川絕四鄰漢使塵來空極目沙場雪重
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歡
呼齊拜屬車塵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

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風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阜貂欺朔雪更催靈火

煮鉛丹

馬上作李若芝守一法似有功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吳山

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蘓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

臥江湖

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慙陸賈橐裝聊復

助歸田

木葉山

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茲山亦沙阜
短短見叢薄冰霜葉墮盡鳥獸紛無託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

胡爲獨窮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復爾垢汙不知忤君看齊魯間
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梁及狗彘衣被遍城郭
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仁獨不施禮樂

虜帳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氊廬窟室
欺霜風春梁煮雪安得飽擊兔射鹿夸強雄朝廷經畧窮海宇歲
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
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禮成卽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
旣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

胸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鳥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

趙常耕農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速朝暘已作
故人迎經冬無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
盤酪粥任縱橫

傷足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礙嶮造次逢顛危中歲飽憂患
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前日使胡罷晝夜心南馳

蘇坡集卷之十六
中塗冰塞川澆漾無津涯僕夫執轡前我亦忘止之馬眩足不禁
拉然臥中坻異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聞有乞食師
行乞遭毒刺痛劇侵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良有見
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但爾不卽證欲往常遲遲
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春日寄內

春到燕山冰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華髮初試東風
脫敝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槃生菜爲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
日青梅未滿條

渡桑乾

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
應生波穹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磐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
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相攜走馬渡
桑乾旌旆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
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二首

國老無心豈爲身五年朝謁慰簪紳元臣事業通三世舊將威名
服四鄰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比公惟有凌雲檜歲

歲何妨雨露新

齊魯元勳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者歸蹙縮經邦手復起還當
問道時入謁何曾須掖侍到家依舊擁旌麾孔公靈壽固應在秋
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居盈尺好花扶几杖拂天修竹

倚庭除白頭伴侶誰猶健率意壺殮久已疎

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與諸老為真

率之會酒肴果我欲試求三畝宅從公它日賦歸歟

先人昔遊洛中有上築之

意不肖常欲成就先志顧未暇耳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百年摩詰陽關語二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縞素蕭條邊思

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別一盃酒長聽佳人

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閣六首

溽暑避華構清風迎早朝楓槐高自舞冰雪晚初消

其二

南訛初應曆五日未生陰靈藥收農錄薰風拂舜琴

其三

皇心本夷曠一氣自炎涼不廢荆吳舊民風見未央

其四

九門已散秦醫藥百辟初頒凌室冰飲食祈君千萬壽良辰更上
辟兵繒

其五

雨遲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八夏民間初解愠宮中時舉
萬年觴

其六

汴上初無招屈亭沉湘近在國南垞太守漫解供新糴諫列猶應
記獨醒

太皇太后閣六首

決獄初迎雨開倉旋取陳青黃今接夏饑疫免憂春

其二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葭羅隨節賜黍麥趨新嘗

其三

執執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畏日解餘暄

其四

出磨玉塵除舊廩捧箱絲縷看新絲一年豐樂今將半兩殿歡聲
外得知

其五

舟楫喧呼招屈處禽魚鼓舞放生中百官卻拜臬羹賜凶去方知
舜有功

其六

玉斲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宅不遣司農
費一錢

皇太后后閣六首

壽康朝謁蚤長信燕閒多不有圖書樂其如畫漏何

其二

玉宇宜朱夏壺冰生晚涼深心念行暘清夜久焚香

其三

蠶宮罷採擷暴室獻朱黃翕呷霜紈動闌班絲縷長

其四

六宮無事著嬉遊百藥初成及早收苜蓿還羞十二節椿年自占
八千秋

其五

萬壽仍縈長命縷
虛心不著赤靈符
民間風俗疑當共
天上清高定爾無

其六

楊子江心瀉鏡龍
波如細縠不搖風
宮中禁捧秋天月
長照人心助至公

皇太妃閣五首

曉起鐘猶凝朝回
露欲乾逡巡下清
蹕委曲問平安

其二

壓蔗出寒漿敲冰
簇畫堂人間正袞
暑天上絕清涼

其三

九夏清齋奉至尊
消除癘疫去無痕
太醫爭獻天師艾
瑞霧長縈堯母門

其四

紈扇新裁冰雪餘
清風不隔紵羅疎
飛昇漫寫秦公子
榮謝應憐漢婕妤

其五

渺渺金河入禁垣
漸臺雨過碧波翻
共傳太液龍舟穩
不似南方競渡喧

夫人閣四首

修厦欺晴日重簾度細風羣仙不煩促長在廣寒宮

其二

尋芳空茂木闕草得幽蘭歌舞纖絺健嬉游玉佩珊

其三

新煮青筠稻米香旋抽獨壘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蜜爭作輕衫
薦壽觴

其四

御溝垂殿網無聲飛麗影犀旒氣清開到石榴花欲盡陰陰高柳

一蟬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蘓左丞

雷雨連年起臥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此日都俞
本自公松竹經霜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一篇和遍東西府六
律更成十二宮

次韻張來學士病中二首

一臥憐君三十朝呼醫仍苦禁城遙靈根自遂新陽發病枿從經
野火燒吻燥未須尋麩葉囊空誰與典絺蕉何時匹馬隨街鼓睡
起頻驚髀肉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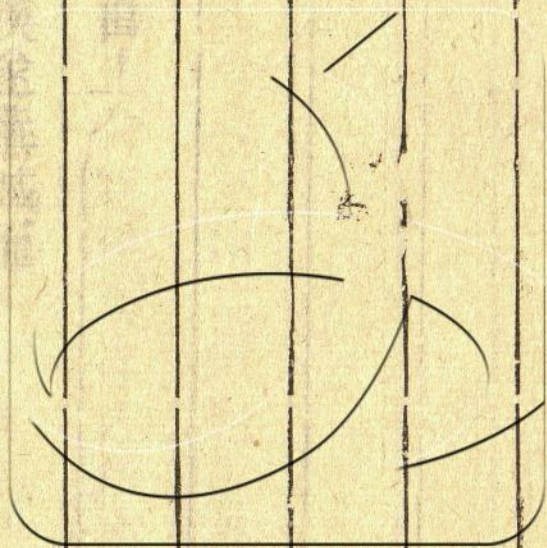
塵垢汗人朝復朝病中吟嘯夜方遙長空鴈過疑相荅虛幌螢飛
坐恐燒稍覺新霜試松竹未應寒雨敗梧蕉從來百鍊身如劍火
滅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不廢霜螯左手持漸喜一杯留好客未應五斗
似當時口中舌在時聞句雪裏心安不問師去卧淮陽從病守功
名他日許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鏡中白髮見空驚解將冲氣通枯指易甚新陽
發舊壘一悟少年難久恃不妨多病卻長生文章繆忝追前輩服

食從來亦強名



十六終

欒城集卷之十七

宋

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嵯峩
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
波山嶽崑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
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
蹊遂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
而鳴悲覽松栢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
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橈雲之

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藂木
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斂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
遠望恍然而有所懷儼峩峩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
之絕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沂江千
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
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
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爲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
乎世之人朝雲尉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
俄爲鳥而騰去忽然而爲人兮佩玉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
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尙不可執以且學高邕深其蒼
蒼兮恍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淒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宛
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醑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
之渙鼓桂楫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
莽兮舜之邛舜之牆兮繚九周中有長途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爲
輪兮斲冰以爲之軸伯翳俯以御馬兮臯陶爲予參乘慘然愍予
之強死兮泣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邛兮紛古人其若林

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爲予而歔歔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
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
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
子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
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揖讓
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
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旣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
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頽垣

缸硯賦 并敘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
酒缸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
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
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
尾銳而腹蟠長頸而巨口鋪糟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理
解偶與物鬪脅漏內槁棄於路隅瓦礫所笑忽然逢人藥石包裹
不我謂瑕治以鼎鼐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沃我以水汗
我以煤處我以几子旣博物能識已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

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茹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污模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汙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拔諸楮之爛糜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足悲矣

登真興寺樓賦 并敘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遊真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冥冥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遽遽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烟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桀桀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首以磨頸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羽裊裊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眇將沒

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
 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
 浪浪雲塊北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
 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
 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
 今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
 思古兮祝亡弓之遺報

超然臺賦 并敘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

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樸陋四方賓客不至受
 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螟蝗逐捕盜賊廩卹饑饉日不遑
 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
 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
 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
 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
 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噫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
 者畏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
 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巋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氛翳之
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罍
與玉尊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
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
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烟
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澘漫喬木蔚其蓊蓊兮興亡忽乎滿
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嶮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
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旣澤
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
悼而汎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
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
足兮竚明月乎林端紛旣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踟躕馬躑躅而
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旣闌惟所
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

并敘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
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邱或憐而
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

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
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
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旣泯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
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栢爲然
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
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瀹之去其脈絡
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卻老者因爲之賦以
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閱寒暑以同
化委糞壤而兼朽茲固百草之微細與眾木之凡陋雖復效骨草
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
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口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它人之足
延乃欲擷根莖之么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
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
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
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
之蹲伏類龜鼈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絜白而純密上灌莽之
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

而終畢故能安竟龜而定心志卻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得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絜而疎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繪綃須臾而成鬱乎

蕭騷幽直橫斜穠纖庫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子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子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藪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犂埒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

隙穴飛雪凝沔乎陂池悲眾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
於旣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迨松栢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
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
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
朕亦何以異於茲焉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
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
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
唯

黃樓賦 并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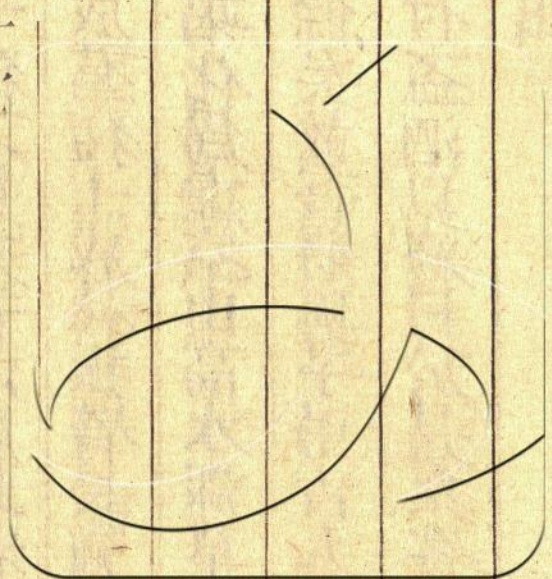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
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
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蕘完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
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
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
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
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
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
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

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
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根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
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
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
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辭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
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
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
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

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
一窺吾壩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
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
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
日之旣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
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
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
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
天宇之宏夫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

蔚乎施施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生羊
於堙際清風時起微雲靄靄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
差與水背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
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
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巍峨相重激水旣平渺莽浮空駢洲接
蒲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缺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
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烟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淅漫古汴入
焉漚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于青壁陰氛爲之辟易窺
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
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
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
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
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郊墟蓋將問其遺老旣
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閱河決於疇昔知
變化之無在付盃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然就醉河傾
月墮攜扶而出



欒城集卷之十八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辭五首

御風辭

題鄭州
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
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
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
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

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
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
子獨不見夫眾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屨斷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
爲輻豢駟以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
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
風乎昔吾處乎蓬華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任無
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
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下眎
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
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
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
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夫是以
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
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
憂降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
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
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逍遙翱翔放於太空乎
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

入火而不熱苟為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
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
乎

上清辭

宮在太白山
同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閭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觀
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
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界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魁
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
為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涘取荷華兮葳實拾芳蘭兮白芷
鹿伎伎兮來置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泚
為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而為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人君之不
吾以進屏息以薦恪兮退俯偃而仰俟為善得福兮界惡以死恐
懼受賜兮怠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曾潢汗蕨薇之不棄謂神君
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脩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
于騎之飄忽兮拂長劍其天倚隕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
還祕殿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
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

并敘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畋願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爲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蓋公死士大夫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於南方與蠻

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爲所昏嘗於南方以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迕平居遇小事若不能決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旣卒家無遺財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

葬以克養其家將以七月葬於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緇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坐年五十九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恃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敘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君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

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旣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於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細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

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晬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感感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子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煮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子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疆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微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猶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并敘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

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卽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子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畱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暘春風至今兮百鳥鳴升高水兮雨亦晴鳴一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往奔馳命不可兮奈何號帝閭兮訴予騫木蘭兮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斐回莫之飽兮不飢遊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違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歛

詩六首

太白山祈雨詩五首

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挹挹拔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穗苧不米哀將饑兮

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藝稷黍求既多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為灰石為炭水泉沸百草爛神予我旱奪之孰為是驕不威尚可弛兮

雷馮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堂龍為役是何惜兮

雨既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困簾為酒醴伐豚羔舞長袖擊鳴鼉匪以報兮

舜泉詩 并敘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北東方之人多稱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薦登泉始復發民驩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為二池醴為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濯濯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為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崑崙虞舜宅焉虞舜祖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物在泉神

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冽斯泉下民是祗泉流無疆有永我思源發
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滙為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蘊毒是
洩汗濁以流埃壒消亡風火滅收蕞本敷榮勞者所休誰為旱災
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時雨既澍百
穀既登有流泫然彌坎而井溝洫滿盈鰕鼃沸騰匪泉實來帝實
顧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蒞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鳳硃石硯銘 并敘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硃潭水則不成潭中
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與筆墨宜世初莫識也熙寧中太原

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
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為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焉

為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立之壺頰之賊涵清泉閨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
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
待誰為出

彭城漢高帝廟試劔石銘 并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 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
此帝之試劔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為彭城守弟轍實從入

廟觀石而為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為剖夜
斷長蛇且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斂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
將之山嶽頽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巋然斯
石不尙有舊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叙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為業晚遊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嶽思大和
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為本燒香本日吾疇昔
為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即死不可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

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日向吾夢
汝吞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
擊鼓升座為眾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任高安聖壽禪院
予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
吾亦無以告子予從不告門人而入道乃為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
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
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
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前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實性孰為不等等為一空尙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樂城集卷之十八 終

樂城集卷之十九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全校

頌天敘禮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 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 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 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 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 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 故莫若言天下之成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

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

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叢莽樸欒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罰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俵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

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殮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蹙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備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送死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以施之

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尙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

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
軍旅整於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墜各均其
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
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
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
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
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
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
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强是數人者雖其
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也故
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
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
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
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
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
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
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
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

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較者衰世之

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

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

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

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

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

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

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

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豎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

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穿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况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人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旣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夫至也
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
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
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
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
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
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
以強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
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

敢惟不能爲是二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
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
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
可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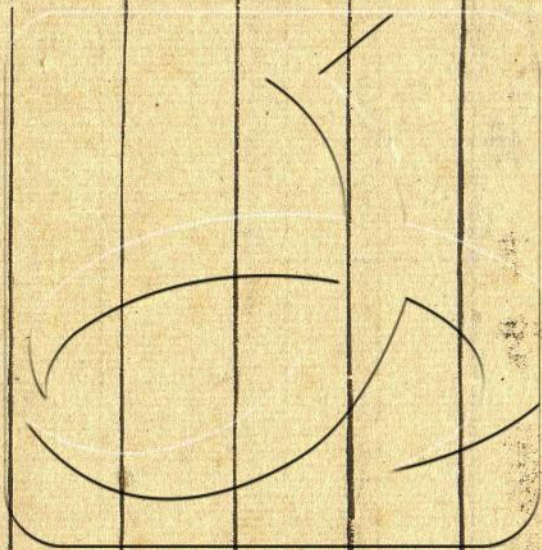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
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
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
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

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旣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

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拂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疎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70025401

